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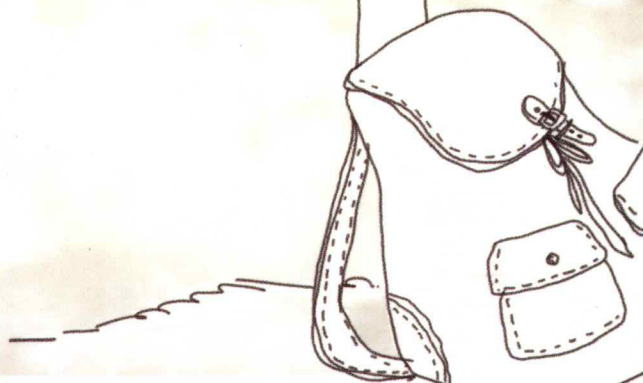
网络原名《心昔如尘》

zhuanjiao ai liunian

爱情，它只是个不会说话的小孩，静静地陪着我，而我，却不知道它何时到来……

转角 · 爱 · 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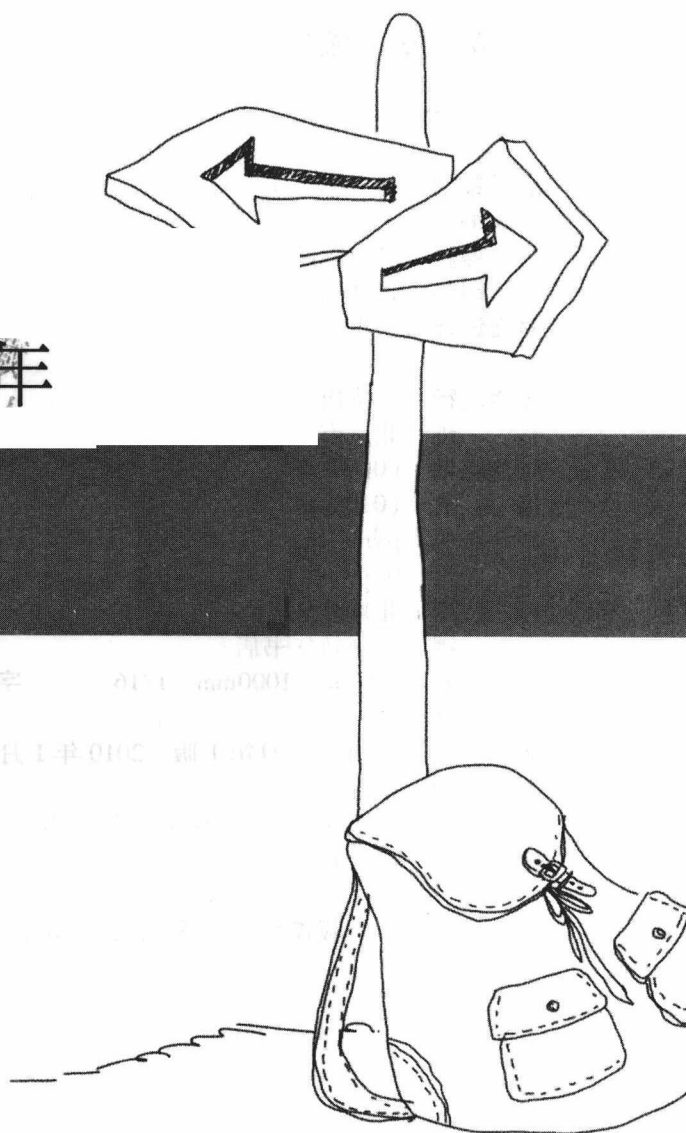
喜夏
by



喜夏 by

zhuanjiao ai liu

转角·爱·流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角·爱·流年/喜夏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054 - 2278 - 0

I. ①转… II. ①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8947 号

转角·爱·流年

作 者 喜 夏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渔舟唱晚 姜婷婷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八牛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278 - 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转角·爱·流年

前 言 | 1

第一章 梦回终是雁归来 | 5

第二章 如果你还记得我 | 12

第三章 华夜当时初见你 | 18

第四章 爱假如不曾伤害 | 23

第五章 只恨当时还年少 | 29

第六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 34

第七章 关于爱情是道疤 | 39

第八章 你是我前世的债 | 44

第九章 爱在暗断情伤后 | 50

第十章 美丽如烟花般绽放 | 56

第十一章 两两相望隔千里 | 61

第十二章 终于明白不是爱 | 66

第十三章 掬起的美丽哀愁 | 73

第十四章 青青涩涩是年华 | 78

第十五章 幸福与平凡之间 | 84

第十六章 无能为力的心伤 | 89

第十七章 别来无恙情何在 | 94

第十八章 成全碧海和蓝天 | 99

第十九章 不似断线的风筝 | 106

第二十章 无可挽回的痛楚 | 112

第二十一章 孔雀东南相伴飞 | 118

第二十二章 原来你还在这里 | 123

第二十三章 为何偏偏遇上你 | 129

第二十四章 原来是我走丢了 | 134

第二十五章 回忆伤人且自伤 |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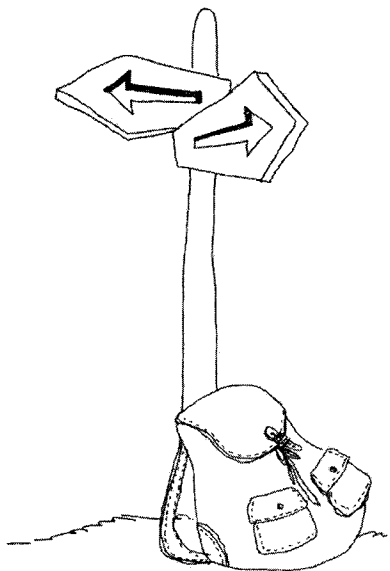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章 执子之手的约定 | 146

第二十七章 回忆的惊慌失措 | 151

第二十八章 意外的相亲对象 | 156

第二十九章 值得只对你诉说 |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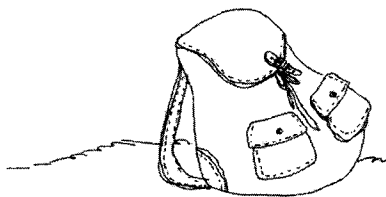
第三十章 吻别后不再相见 | 165



目录

转角·爱·流年

第三十一章	似曾相识的微笑	171
第三十二章	一语惊醒梦中人	176
第三十三章	公主的假面微笑	181
第三十四章	曾爱过我的男人	186
第三十五章	剪爱只因为爱你	191
第三十六章	所谓你给的幸福	197
第三十七章	原来我们都这样	203
第三十八章	天上人间的距离	208
第三十九章	原点是爱的开始	214
第四十章	花落花开总是你	221
第四十一章	站在幸福处眺望	228
第四十二章	久违而来的幸福	233
第四十三章	我同意我们相爱	239
第四十四章	海边与你舞月光	243
第四十五章	原来这样就爱了	249



第四十六章	我最爱的两个人	255
第四十七章	他说我们结婚吧	261
第四十八章	爱不能追悔莫及	266
第四十九章	谎言不允许犯错	272
第五十章	谁为错误来埋单	277
第五十一章	短暂的幸福仪式	283
第五十二章	我们说好都幸福	289
第五十三章	就让我陪着你走	295
第五十四章	人生没有休止符	301
第五十五章	风雨之后见彩虹	307
第五十六章	绚丽的生命乐章	312
第五十七章	再见了最爱的人	317
第五十八章	我愿意爱你如初	321
番外	我家的小孩不说谎	326

前 言

最后一次见到陈璃涵，是在美国公寓冰冷的床上。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我蜷缩在那间暖气并不十分充足的房子里，一如既往地做着年少时做过的梦。

梦里，故事的色彩斑斓，颜色如烟火般绚烂，有人追逐，有人狂奔，有人嬉戏，有人流泪，有人拍手……可当一切静止后，画面却突然低沉如灰，幽暗得让人心悸。

与这样的灰色画面不协调的是，里面的人各个鲜活，清晰的轮廓使我一眼就能辨识出那些没有因为岁月的洗礼而变化的青春脸孔。特别是陈璃涵，他站在离我最近的地方，明明近在眼前，只是我伸出手，却触摸不到。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六号，天气：晴。

备注是，过了今天，我就二十八岁，一个不尴不尬的年龄。这个年龄的女子既可以似水年华，也可以风姿卓卓，至少几个朋友在闲谈间，总是认为它正如快红的石榴，艳丽得喜人。

西方人的想法里，三十岁是个充满诱惑的年纪，而二十八岁，既有着萌芽的青绿，又有着生长的狂野。于是房东玛丽说，我是一株向阳的花。

我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她不直接把我称为“向日葵”。或许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又或者她觉得我不够阳光而只是期待向阳。

我感慨于这个美国女人对我的了解。因为我就是这样，总是在一种渴望破土中徘徊与挣扎，但我想这不能怪我，这是我的个性使然。

我最亲爱的玛丽就经常说静默时候的我很像幽灵，是吗？我没有感觉，只是有时一个恍惚，我便不能自己而已。

正如此时，当我将头发简单地披在肩上，起身坐回电脑前时，我也会像个普通人般沉迷于网络。看着那些认识的头像一跳一跳的，我只用手指去触摸，却从没按下鼠标左键。

破例地，今天的我却按了，于是我收到好友孟雨的无数个留言。

“雁子，怎么样，要回来了没有？我等你答案呢！”电脑屏幕里那个叫做孟古雨季的女孩一直反复地问着同一个问题。

最远的留言日期是一个星期前，很平均，每天两条，只是我没回，她也就作罢。今天她倒是很有干劲，一连发了十几条，好像知道我在一样，迫切地想得到回答。

“你怎么知道我在线？”我相信有时偶尔的冲动来自于惯性。当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我们间隔了近四年后间歇性的对话又一次开始了。

“废话，你到底要不要回来？最后一次问你。”她的语气看起来很严肃。

我发了一个冒汗的表情过去，“该回的时候我会回的。”和我同岁的孟雨还是那样直接，要与不要、想与不想总是轻易地挂在脸上，这点与我不同。

她回了我一个喷火的图案，似乎在表示她的愤怒快达到了焦点，“你是在躲陈瑞涵，还是在躲张迈？jkjyhihjk”

“?????”我发了一堆问号作为回复。

过了半晌，她的回复传来。

“我家孩子在玩键盘。”她发了个擦汗的表情，“但凡出现标点符号等不正常的字体，你自动忽略，反正不管你在躲谁，你到底回不回来？hjkyh”

又是一连串的英语字母，想必又是孩子在捣蛋了。说到孩子，我就不得不提，孟雨那家伙在我们毕业那年就结了婚。

我开始想象那个稚嫩的声音和粉嫩的小脸，然后想那张小脸是不是和他的父亲相像，浓眉大眼，五官清秀，处处透着可爱。因为大学时在宿舍，孟雨总说希望以后孩子别和她像，单眼皮，细凤眼，塌鼻子，很难看。

只是孟雨和我没有心电感应，在我为她的后代引出浮想联翩时，她还是在一如既往地催促着我。

“到底回不回来？”她的逼问让我从一种美好的思绪中抽离，每一句都带着一个愤怒表情的话——传来。

“实话告诉你，陈珥涵至今单身，等着你回来解决问题，要不然关若菱也要和你一样成老姑婆，要真那样就是你害的。还有张迈，要出来了，你不想见见吗？他进去的时候你看着，他出来了你不看着吗？这叫有始有终，你懂不懂……”

她的话，让我的心突然凉了一大截，好像进了水的棉花团，沉甸甸的。或许这全是因为张迈这个名字。

孟雨是个心思很细腻的人，她不会不知道这是我心里最深的一根刺。提了，我就一定会有所反应，而她如果能把这个当借口，便是到了一种不得不说的地步。

“老迈怎么会是这个时候出来？”我小心翼翼地发问。我清晰地记得法官说八年，那是一个我不能忘记的数字。

“下周。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出来做义工。”她简单地解释。

是吗？我放松般松懈下来。靠在椅背上的我，突然有种释放后的安然。没错，从张迈进去的那一刻起，我就等着这一天，不管是八年也好，四年也罢，结果总是一样。

“我马上回去，周末到家，你来接我吗？”我飞快地回复信息。

“接。你走的时候我送的，你回来我也去接。”我想这就是她说的有始有终吧。

这是第一次，我用孟雨一直想得到的答案来回答她，于是她便不会再为了那些事而喋喋不休，不会再每天问我一次你回来吗，不会每天想一个理由来引起我回家的欲望……因为她做到了，于是她告诉我，她将要快速地关上电脑，她说她儿子吵着要妈妈，她说她等着我。只是她下线的时候我选择了继续隐身，和每一次上线一样，看着别人的头像跳动，只单纯地用手去触摸而不去回答。

回家，很简单，只是那偌大的皮箱是否还塞得下那么多的东西？无数次梦回，我总是能在那一幅色彩明亮的画面中惊醒，潇洒的老迈、帅气的珥涵，还有笑嘻嘻的我。

只是醒来时，耳边挥之不去的只是陈珥涵说的那句话。他说：“我怪不了你，因为你似乎也没错，只是我无法原谅你，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老迈，一个说着爱我却被我用爱禁锢了四年的男生；陈珞涵，一个许我天荒地老却终究天涯两端的男子；秋雁枫，一个只剩用梦来祭奠青春的女子。

或许有些真相，从来只有我、张迈和陈珞涵三个人知道。



第一章 梦回终是雁归来

那里，有我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父母、男友，和曾经的幸福、快乐。

最后一次，我站在这里的阳台上喝咖啡，阳光毫不吝啬地照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

苦苦的黑咖啡不加糖，杯子里袅袅飘出的白色雾气笼罩在我的鼻尖处，香味萦绕而来，在空气中风舞徘徊。我斜靠在快要生锈的铁栏杆前，身后大钟的声音洪亮而清脆，一下一下地告知我离开的时间。

我用随性的姿势看着房东玛丽太太开始清点着公寓里的东西。她一直是个很谨慎的人，这一点，从她现在的说话内容里就能得到很大的体现。

“沙发脏了，你用了四年。”我点头，从第一次到这里，我没搬过家。

“窗帘你一年四季地换，这是今年的第四套。”我依然点头。现在是冬天，窗帘是有点儿蓝色细小花瓣点缀的粉色，我喜欢淡雅。

“你的冰箱依旧塞得满满的没一点儿空隙，好像空了你就会饿了一样。”我还是点头，她来之前我刚给自己补充了粮食。

“我跟你收了四年的房租，每年的圣诞节我都给你送火鸡腿，你每次都嫌我烤得

不好吃，可惜今年我拜了师，你却吃不到。”玛丽摇着她刚为圣诞节准备的发型，两边的刘海梳到中间，剪成了一个心形，很有可爱少妇的味道。只是不知道这又是从哪本街边泛滥的杂志上学来的，略显不伦不类。

她冲我耸耸肩，语气略带商量的口吻，脑袋前倾，“你就不能晚点儿回去，陪我过完这个圣诞节？”

我这次破例地没有点头，而是摇了摇头。虽然我从玛丽的眼神里读懂了她舍不得我的信号，可我却还是拒绝了。这四年，我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或许是因为她的女儿在那场美国史无前例的灾难中离开了她，所以她把剩余的爱分给了我这个从古老国度而来的人。

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在接收完我义无反顾的回答后笨拙地转过身，眼睛来回扫着房间、地板、天花板，然后是阳台，最后才对着我。

“琳达，沙发坏了，你这个月必须付双倍的房租，买个新的，地板也必须拖干净了才能走，窗户上你的窗帘要拆下来因为难看得要死，厨房你吃剩下的东西必须扔掉，冰箱要空空的，卫生间不能留下你的一根发丝。总之，我带人来看房子的时候，这里不能有你的味道存在。”玛丽插着腰，在我面前细数着所有我离开前必须做的事情，当然，有些听起来不那么合理。

可是我没有反驳，只是配合着努力地点头。她总说我的微笑很淡，就像茉莉，其实她不知道我曾经也笑得让人好几次捂住我的嘴巴，告诉我别笑了，女生要矜持。

那个人似乎不止一个，陈珥涵、张迈，在每次我没心没肺地傻笑时，不是他说，就是他说。只是有些东西，失去了未必能找回来，至少我找了四年，没有一样我能捏在手里。

我还是那种淡淡的没有很大起伏的笑容，“沙发下午就会送到了。”我伸出两个手指，“两套，这里的该换，你家里的也该换了。我选了好久，质量不是最好的，因为我的钱不够，但是能不能算是我提前送给您的圣诞节礼物？”我撒娇般晃着她的胳膊肘。

“No！”她用力地摇头，快速地挣脱我的手掌，好像若是有一丝的停留结果就会改变一般，“如果你留下，这些可以不用！”

她依旧在试图改变我的心意，对于这点，我是了解的。可是她不知道，有时女人

的决定总是和麻绳一样，扭了就牢固了，不易解开。

我在玛丽伸出手的时候刹那间狠狠地拥抱住了她。总体来说，她算是个很强壮的美国女人，因为她有着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又或许是奶酪和高热量食品吃多了，反正在我每次抱住她的时候，我都能有种很舒服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曾经也有人给过我，比如父母，他们的怀抱就曾让我有了翱翔的动力和被捧在手心的感觉；比如陈瑞涵，他虽然比较瘦，可每次当我靠在他的怀里时，我依然能明显地察觉到自己的安心和被呵护后无所顾忌的放肆；而玛丽，总是让我觉得包容一直都存在，哪怕刚来美国时，我几乎每次都把厨房弄得要麻烦她拨打911。

只是显然她有点儿被我的动作吓到了，由着我就这么抱着，然后才结结巴巴地说：“琳达，你到底怎么了？OK，我不要你做那些事了，你别哭啊！”她叫着我的英文名字，小心地把我拉离她的身边，轻轻擦拭着我那被眼泪弄得几乎要花掉的妆容。

“没事！”我伸出手，自己抹了把脸，尽量以正常的状态去面对她，“玛丽，我真的必须走了。我记得你说过的，这不算是勇敢的逃避而只是懦弱地把自己放在安全的平台。我想你是对的，我假装别人很幸福，我也假装我做的事至少在情感上是对的，但实际上我却给别人带去了悲伤，所以就像你欠了我一块钱也坚持要还我一样，我也必须去还债。”

我知道玛丽似懂非懂，而我的脸却早已因为这一段话而燥热。四年来，我一直明白错其实在我，只是对面的这个美国女人并不知道。

她对我的了解跨越了之前我所有的错误，从她虽然不再清澈的眼睛里我知道她还是把我当成了能用“单纯”两字来形容的人，所以我只能鞠着躬说着简单的谢谢，谢谢她四年的照顾和包容。

我亲吻她的脸颊，她拍打我的后背，我想她知道我对她的感谢有多么多，多到几乎要用箩筐来装。

“如果你来中国，我也会像你对我一样来接待你。保罗是个好男人，你可以试一试接受他每天送给你的玫瑰花，你知道，他每天都会把花夹在报纸里送给你。”

这一次，玛丽终于没有再为留下我而坚持，而是捏了捏我的脸颊，带着母亲对女儿的一种呵护，“坏孩子，保罗说，这是你教他的。”

呵呵，我又笑了，微微翘起的嘴角，是我对这件事的默认。因为我觉得我离开了，她该有个能在打雷的时候陪她去阳台搬花盆的男人，或许她还该有个能在某个

特殊的日子里和她牵手走到那个有着微笑脸庞的墓碑前静静默哀的男人。当然，我觉得她更该有个能给她暖被窝的人，而保罗就是。一个虽不强壮但品质高尚的男人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Good Luck!” 玛丽送给我最平常也最重要的一句话。

这句话不仅在平时，就算是在几天后的机场离别，她也当成了临别语送给了我。

彼此相拥，我们轻轻地在各自的脸颊上留下美好祝福的吻印。

我在美国并没有多少朋友，而我也讨厌离别。毕竟，走了，也许就不回来了，所以我拒绝了他们的送行。只有玛丽和保罗固执地陪我到最后，这一站是曾经的终点也是现在的起点。

“琳达，你一直是个好孩子。在中国要生活得比在这里更快乐，到时我去看你，最好你变胖了。” 玛丽做着鬼脸，在我身后挥舞着她壮硕的手臂。她的话，我当成了是对我最好的祝福，因为她一直嫌我瘦，抱起来没有肉感。

有一首歌说：“快乐那年我们几岁，看透却还没学会。” 只是长大后，那些快乐是否还能回归到自己的身边呢？我和保罗用我们默契的对望作为结束，结束在大洋彼岸。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挥手和底下的自由女神像告别。当越过太平洋，我会降落在那块我生长了二十四年的土地上。那里，有我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父母、男友，和曾经的幸福、快乐。只是现在，我无法想象病榻上的父亲是否还能像当初我离开时那样对我吼叫：“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这就是我回来的另一个原因，我母亲像孟雨一样对我说：“回来吧。”

回程并没有如想象般路途遥远，一觉醒来，我的严重耳鸣告诉我飞机已经开始降落。当我步出机场的时候，孟雨已经在不远处朝我努力地挥手。她还是那么小鸟依人，丈夫阿文还是很帅气，小家伙被他爸爸抱在怀里。如此全家福的场面，简直是羡慕我这个风尘仆仆的归来者。

伸手接过我的行李，孟雨用眼神谴责我，“终于是舍得回来了，你看看，这机场的玻璃都换过两次了。”

我挽过她的手臂，头撒娇般靠在她的肩膀上，“是，舍得回来了。”

“净化完心灵了？没被美利坚给攻克了吧？”

我笑笑，“没有，仍旧是看着五星红旗还掉泪的中国人。”

“不错！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孟雨满意地点头，这才舍得把自己一家子介绍给我，“我老公，你见过了，去美国前他帮你弄的头发，我儿子。”她捏了捏自己儿子粉嫩粉嫩的脸，“快，叫阿姨。”

“漂亮姐姐。”小家伙丝毫不理会自己母亲的指示，张开手就朝我扑了过来，嘴巴一嘟，送上香吻一个。

真是可爱的娃，和我对他的想象差不多，帅气！就冲这“姐姐”两字，我就算抱着再沉也觉得很开心。

“小家伙，这么小就知道‘色’字怎么写了。”小家伙被孟雨拍了下屁股，衣领往上一拉，就被一把提回到自己老爸身上，“你先把家家带回去吧，我和雁枫叙叙旧再回。”

“好，雁枫，你们好好聚聚，晚上回家吃饭。”真是二十四孝老公。我对着孟雨投以赞赏的眼光，驯夫有术。

告别一对帅气的父子，我与孟雨坐在机场的咖啡厅里四目相对。除了眼角多出来几条纹路，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你说要和我叙旧，就是为了这么近距离地观察我吗？要不要给你拿个放大镜？皱纹或许能看得更仔细点儿。”

孟雨嘿嘿地笑，“不苟言笑的雁枫不是我认识的，我当然不需要热络，这个才是我认识的人。”

她还是没变，依旧大大咧咧，笑起来，虎牙都露出来了。有丈夫的呵护和儿子的取乐，孟雨浑身明显地散发着幸福的味道：“你过得很不错？”我反问。

孟雨吸了口果汁，抬头疑惑地看我，好像是我说错了什么似的不解，“这话该是我问你吧，在美国四年过得很不错？所以几乎不联系我们，家里也是过年才打个电话报平安。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很久，找同学、找朋友，还到你家找过你父母，可是没人知道你在哪个州、哪个市。要不是你三个月前主动联系，我还以为你拜大卫当师傅学大变活人了呢！”

哧，我总是会被她的话轻易打倒，“怎么会？”好吧，我承认就像她说的，我消失了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偶然在中国餐厅吃饭时与到美国考察学习的她老公相遇，我想我还并不是那么想主动去联系，“你知道原因！”

孟雨不领情地摆了摆手，别过脸冷哼，“别，什么我知道原因。我只知道你爸在

医院里呆了三年，你妈衣不解带地照顾着；还知道你自己在国外快活，死活就是不回来。我想如果不是我老公遇上你，你会联系我？就你这死姐，我还不了解。怎么，你是气你爸还是气他们不理解你？其实你该知道，对老迈那事，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们只是没法马上接受而已。不说你对你爸太过分了，就像你这样一声不吭地就走了，对我们这些朋友也说不过去。”

孟雨继续吸了口果汁，兴许是看到我耸拉的脑袋，有点儿于心不忍，于是她停止了口沫横飞的诉说，变得安静。其实她说的话，我确实无力反驳，至少在她看来，我占尽了不忠不孝，若非是朋友，她今儿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

“他们好吗？”我胡乱地搅动咖啡。

孟雨一直是个聪明人，该转移话题的时候，她从来不会拖泥带水。也是，一提到这些人，刚才还一副埋怨模样的人似乎立刻变了个人，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开怀笑容，仿佛是五彩的画，让看的人都不自觉地开心了起来。

“我就想先告诉你他们怎么样，好让你有个底。”孟雨吸了一口橙汁，抬头时眼波流转，“咱们先说说姓罗那家伙吧，现在练得跟个健美先生一样，前年在公交车上智斗歹徒评了个一等功，毕业后又有老爹罩着，如今在我们区的派出所当了副所长，X个人中的二把手，还号称是最年轻的，得瑟得慌。”孟雨一边说脸上一边露出不爽的神情。

我看着就想笑，也是，她和罗家伦两家可以算世交，两个人青梅竹马，就算罗家伦实际上只和我们同校一年就又莫名其妙地退学跑去考军校，这层关系也因为孟雨这个人的存在而一直维持着。

“你还和他闹腾着呢？”记忆里，他们总是死对头。

只见孟雨从鼻子里冷哼一声，“谁有空理他，他就是个路人甲，最主要的是另外两个人。”

原本说得正开心的孟雨此时更是一副贼眉鼠眼状盯着我看。我当然知道她指的是谁，毕竟是我的前男友，再尴尬，我也必须装作落落大方，“忍不住就说吧！”

她点了点头，“另两位的情况其实我也没骗你。若菱还是很喜欢陈珥涵，我看得出来，不过陈珥涵和她总是刻意地保持着距离。那次我们喝醉了，若菱拉着珥涵表白，没想到还是被拒绝了。她说……”

孟雨又在最重要的时候停住了。我讨厌她这样的说话方式，就好像我看电视剧时

讨厌广告一样，只是看电视时我可以转台。现在我接话：“说什么？”

“她说她比不上一个离开的人。我想那个人是你吧！陈珥涵在等你！”

等我？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了。一个说过这辈子都无法原谅我在的人等我，那是折磨他还是折磨我呢？那年冬天，老迈和我说：“你做得对，因为我错了。”白白的雪花飘到他的发丝上，融化了，就变成了水，和他眼里的一样清澈。

那也是陈珥涵第一次冲我发火，就连分手他都没有这样过。他在我面前追着警车，追到精疲力竭、气喘吁吁。他说，不是因为你，老迈不会进去，秋雁枫，你记住你一辈子对不起老迈，而我一辈子无法原谅你。

孟雨敲了敲玻璃桌面，成功地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出来，甚至有点儿伤筋动骨，“陈珥涵现在是一家游戏公司的老总。我们这些人当中现在最有钱的就是他了，连我家老公也玩他们公司的网络游戏。”孟雨一边说，一边偷偷瞄了我一眼，“至于老迈，他下周三就出来了。今天是探监日，我一会儿去看他，你来吗？”

张迈，是的，我是真的想见他，却又不敢。我放下勺子，一口气喝光了所有的咖啡，然后突然像下了重大的决定般对上孟雨充满期待的眼睛，“走吧，去看老迈。”

其实我还是怕见到老迈的，可是终究要见，不是吗？不管他是否愿意见我，我总是想看看他。



第二章 如果你还记得我

我曾告诉自己不哭，那是因为觉得自己足够坚强，总认为世界上总有一些自己对不起或是对不起自己的人存在。

蓝天，白云，当它们混成一色的时候，抬起头，天空是如此的晴朗而不带一点儿杂质，那种经过洗涤的干净让人刺眼。白色的云朵在天空掠过，慢慢漂浮之间，却已经飞过头顶许久。

微凉的风此时正透过半开的车窗吹进来，我的后背由于大衣的包裹竟然还微微渗着汗。我把车窗摇下，当风更为剧烈地吹动我的发丝时，我竟觉得有点儿刺骨，于是那种脸颊被刮得生疼的感觉渐渐袭来。

孟雨按下了座驾边上的按钮，车窗便又合上了，“你不冷吗？这条路是沿海边的，海风这么吹脸会疼。”

我微笑着，把大衣的扣子敞开，眼睛直视前方，这才发现原来路和海一样，不见尽头。笔直的大路和波涛翻涌的海面，在我的周围相互交映着。

孟雨依旧认真地开车，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只有在等红灯的时候，她才突然偏过脸对着我。我不知道她想说什么才会酝酿那么久，表情如此严肃。